

吳璧雍

生命之路

——讀「希臘左巴」

作者：卡山札基（希臘）

譯者：王鴻仁

出版：長鯨出版社

以行動證明生存的價值，也許註定要走上失敗之路；以觀念思維推理出生命的意義，或也違背了上帝賦予人性的根本旨意。生命始終是一個謎，我們渴切的尋找一個出口，通往自由，通往永恆。

「希臘左巴」，刻劃了生命成長的心路歷程，作者企圖為矛盾、錯亂的人性探求一個自我意識，他創造了粗獷原始的左巴和苦讀禁欲的知識分子，但是在價值意義上生命該扮演何種角色，以何種姿態出現呢？

E、弗洛姆說：「人的生存有一個重要的本質，即是他已從動物世界浮昇出來，他已從本能的適應浮昇出來，他已超越了自然界——儘管他永遠不能脫離它；他是自然界的一部份——然而，一旦他同自然界分開，就永遠不能回返；一旦他被拋出天堂——一種與自然界原始合一的狀態——帶着火劍的天使就阻斷了他的退路，他想回返自然是不可想了。」（見「愛的藝術，愛的理論」一文）是的，生命的個體一旦形

成，他就注定要孤獨的踏上征途，再也無法返回原始的和諧渾沌，他只能獨自的前進，勇敢而堅毅。亞里斯多德說：「所有的人在本性上都有求知的欲望。」

他必得去探索，去追尋，以各式各樣的姿態，來完成內心深切的渴望，肯定生命存在的意義。因為生命是一個奇蹟，每一個人彷彿都聽到了來自最深處的呼喊，它帶着神奇的魔力，誘使我們走上奇特的旅程。

浮士德曾經高喊着：「我的心中蘊藏着兩個靈魂。」我們一方面有一份向「永恆」追求的潛能，另一方面，我們也是肉體的囚犯。肉體的欲求，官能的震顫，讓我們真切的體會到「存在的感覺」，如果我們不能憑藉着去尋找答案，我們還能依靠什麼呢？何況生命中唯一與大地相連的就是肉體。（肉體的創生來自渾沌的大地，然而我們已不復記憶了。）憑藉着肉體，我們才能感知存在的種種景觀，甚而通過它，我們才能領受自然的信息，朝陽晨霧的韻致，狂風暴雨的颯悍，崇山峻嶺，碧海汪洋，讓我們反思、對照，猶如一面鏡子。不過，弔詭的是：完全服從，我們只有走向動物性的層面，這是一條回不去的路，於是我們迷惑、掙扎、受苦，徘徊在遙遙無盡的生命之路上

，等待了悟的奇蹟。

二

左巴是一個服從原始本能的人，他熱情粗野，嗜欲率直，他讓自己素朴的官能發揮最大的作用，喝酒、作愛，以確實的行動來證明存在的意義。因為生命是一個奇蹟，接受它，以慾念作前導，也許正是酬謝創生的唯一祭禮。因此，他以虔敬的心和感激的態度來完成他必須的行動，欲求工作，則完全沉入工作的狂熱之中；欲求飲食，則澈底陶醉在美酒膏腴之中，一有性愛的衝動，則毫無保留的投入色慾的狂潮。他全心全意聽候自身欲念的召喚，他說：「我只相信左巴，因為他是唯一可以掌握的生命，我唯一瞭解的人。我是左巴，我就講左巴腦子裏想的。」他不須任何幻象來支撐存在的形貌，他只要行動，從行動中去感受生命的節奏，宛如大地在他體內復活，他和宇宙全然融和，親密契合。因此，他能享受官能奇蹟的活力，麵包、醇酒、睡眠、女人，彷彿它們是生命中直接而迫切的必需品。自然，他也藉着他的感官去傳達心

中的感覺。他怒吼着：「他媽的，人類沉淪到何等低下的地方，他們使身體變啞，只用嘴說話。但是你能期望嘴巴說出什麼呢？它能告訴你什麼？」因為「人是一種野獸！」野獸不須要文字。因此，他舞蹈，利用四肢的表情來傳達他坎坷的生涯，他的旅行，他幾次的婚姻，以及他學習過的職業，他像野獸一般，直捷、自然的表現他的熱情；他彈奏 Santuri，粗獷的高歌，聲音像一把把利劍，文明的外殼在他四周紛然裂碎——那是大地之歌，狂野而任性，來自左巴的生命深處。

如果感覺是唯一可靠的，如果行動才能證明自身的存在，那麼人只能相信自己，自己就是信念的一切。左巴說：「你不必違反自己去學習別人，如果你是隻野獸，你就作好野獸的性質。」他嘲笑那些不自量力的幻想者，就像烏鴉一般，他說：「你知道，他總是很有氣派、一本正經地走着——就像一隻烏鴉，可是有一天，他突然想要學鴿子走路，從那時候起，那個可憐的傢伙一輩子都想不起自己以前走路的樣子了。他完全搞糊塗了，他只能怪模怪樣地走着。」就像他十分洞悉生命的本質，他完全相信自己的感覺，而

且以之接觸自然，因而也隨時有童稚的驚奇，整個世界呈現在他的眼前已不是客觀存在了，彷彿他自己創造似的，他大膽無畏，充滿信心。因此，在他眼中，宇宙萬物皆蘊藏着生機，他們皆不能違反自然的原則，就像天與地的契合是宇宙的自我意識，是和諧的本源，那麼男人與女人的結合就是自然，它讓我們領略到渾沌合一的喜悅。

但是，如果生活是官能的遊戲，則注定要陷入須與無常的境域；倘若行動是信心的光和熱的來源，那麼行動過後生命則陷入空無，好像夜裏盛放的曇花，今日鮮艷艷麗，明日則委於塵土，除非又展開另一次的行動，尋找另一處生命的光源。如此，行動不能間斷，信心不能衰減，他必須日以繼夜，勇往直前。但事實上生命是有限的，（這是宇宙的奧秘所在），他終有一天必得面對衰老的來臨，接受死亡的召喚，這是行動主義者最大的難題。所以，儘管左巴說他已克服了世事的空幻，事實上他有揮不掉的陰影，尤其當他面對死神肆虐之時，他並不快樂。他悲慨的說：「我身體裏面有一種魔鬼，我叫他左巴，裏面的左巴不要變老，全然不要，而且他還沒有老，他將來絕不會

變老。但是外表的左巴，可憐的魔鬼，多少有點大肚子和相當多的白頭髮。他枯萎而生出皺紋……他能够做什麼？這二個左巴要互相戰鬥多久？那一個將會得勝？」衰老激起對感官的懷疑，而更悲哀的是——死亡。他說：「你能不能告訴我？這一切事情是什麼意思？誰創造了它們？為什麼要創造他們？還有，更重要的，為什麼人會死呢？」死亡的陰影錯亂了行動主義者的脚步，生命的有限性將人推入沉思的深淵。左巴並不能單純的依照自然的律則——創造生命的喜悅，他無法拒絕懷疑之神前來扣門，他終於陷入深沉的困惑之中。這樣，他拼命工作，拼命尋歡作愛，彷彿隨時會死去，就在不知不覺中染上了悲劇色彩。

與大地結合是不可能，人永遠無法重返自然，那麼生命的真實形相是什麼呢？也許我們都聽到了來自遠方的呼喊，人性中向上的潛能複雜了動物性的層面。因此，儘管左巴陷在慾念狂潮中，他也深覺自己正在墮落，而且這並不是自由。他罵自己是「下流坯」，又說：「我不知道我置身何處。魔鬼把我拖往一條路，天主則將我拖向另一條；處在他們兩者之間，我真會活活的被撕成兩半。」為此，他的舞蹈又顯出生

命的極端焦慮和不安，他的 Santuri 迴響着靈魂的顫抖，他事實上也面臨了生命的抉擇。然而這一切，左巴只能以原始純朴的態度去應對，因為他是左巴，他服從自己的節奏。但是，我們聽到了狂野而絕望的呼嘯，充滿哀傷和孤獨，大地和諧的心也分裂爲二了。這樣，他崇拜父親斬絕的姿勢，也許那才是自由——果斷的斬斷強烈的慾求，於是，生命有了自我意識，有了理性，他說：「那是真正的男子漢的作風！」

另一方面，我們從左巴的某些行爲中發現了人性最真切的「善」，比如：他爲寡婦挺身而出的義不容辭，雖然寡婦終究死於羣衆非理性的暴怒下。他又爲小教士挽救即將遭受凌辱的仁心，都顯示出他生命中不自覺的善良。更重要的，他真正重視生命存在的光和熱，他不忍傷害任何一個人，一如他祖母的告誡：「不論七重天或七重地都裝不下上帝，可是一個人的心却能够裝得下他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永遠不要傷害一個人的心！」凡此種種都證明：左巴超越了動物性的層面，他依然有着高貴而可愛的靈魂，即使他強調自己是一隻野獸。

三

理性上我們都要求突破病痛、罪惡、衰老、死亡，尤其是宗教家、詩人、藝術家。所有知識分子，屢屢迷信「超意志」的神話，相信精神之道是唯一通往純正生命的途徑。肉體必須揚棄，它只有使靈魂陷入無明的泥淖，成為它的奴隸。故禁欲是必要的，苦行是必要的，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，它必須經過嚴酷的考驗，如冶金一般，純化、濃縮，「讓它昇華成為抽象的觀念」，「希臘左巴」中的「我」可說是這類知識分子的代表。他壓抑自己的慾望，把食物、女人視同蛇蠍，拒斥一切肉體上的快樂，他讀佛書，讀神曲，以佛陀淨純的境界為依歸。因為歷來的智慧告訴他，人必須返回天堂才擁有無束無縛的自由，而自由是人生極樂至境。

然而人類的元素是粗鄙而沒有禁忌的，個體一旦形成，人類注定要成為肉體的囚犯，他無法抗拒來自本能的一切騷動，這是生命的困境所在。故作者感到內心存有強烈的悲愴以及極端恐懼的焦灼，他必須不斷

的奮鬥，憑藉沉思，依賴梵唱，來驅逐心中的惡魔，「就像原始人在洞中用尖銳的石頭雕刻，用紅白顏料描繪那些在他們附近徘徊的饑餓而凶猛的野獸。」專注！可免野獸撲上身來。所以，他不斷的寫佛理，想像釋迦牟尼和魔鬼的戰鬥，尤其是魔鬼化身為動人的女子，苦修士如何發出所有的威力去擊敗。他忍受艱澀和痛苦，而將「對肉體的熱切期待轉向釋迦牟尼」。每個早晨他精疲力竭的醒來，然後又重新開始戰鬥，他想像自己一如日光，似乎也遵從一個偉大的宇宙韻律。然而他並未得到真正的解脫，這點左巴最清楚。他說：「告訴我你怎樣運用你吃下去的東西，我就可以斷定你是怎樣的一個人。有人把它轉變成肥肉和大便，有人則轉變成工作和歡樂，據說更有人把它轉變成神。因此，人應該可分為三種。我不是最壞的那種，可是也不是最好的那種，我是中間的一種。至於你，我想你是希望你所吃的一切都轉變成神，可是你沒辦法完全辦到，因此你感到很痛苦，你的情形和烏鴉恰好相同。」

是的，生命無法拒絕與自然連接的種種本能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透過肉體才能達到精神境域，雖然「

在每一件有生命的事物裏，在『宇宙』的全體當中，存有一份急欲於了解自己的精神，但唯有憑藉肉體才能達到這種境域。一如臉孔唯有透過鏡子的反映才能看清自己，然而爲了看清自己，它不得不一直受制於鏡子，而它的影像也就只有隨着鏡子加以任意扭曲了。但是，一旦鏡子破了，影像也隨之蒙上污垢。」（參見生命的悲劇意識第九章頁二八五）那麼，生命的存在原是個悲劇，他拉扯在兩個極端之間，靈魂與肉體，感情與理知，上帝與魔鬼，天堂與地獄，生命該獨創怎樣的力量才能使二者融和爲一呢？知識分子憑藉着許多理念、命題，但理念是枯寂的，它們只是生命的幻象，也許不致導向失敗之境，但從另一層次來說，那是虛無，那裏沒有生的活力，故作者面對精力充沛，野蠻自大的左巴，他自然生命復活了。「那是我一直在找尋，却始終沒有找到的人——一顆朝氣蓬勃的心，一張貪吃的大嘴，一個尚未與大地斷絕，野性未馴的巨大靈魂。」作者如是言。而且也由諦視左巴原始本能的恣肆，他發現自己正走向一個冰冷枯寂的世界。他沉想着：「釋迦牟尼是最後的人，最後的人已經使他自已成『空』，空在他之內，他即是空

。他所到之處，水不流，草不長，沒有孩子誕生。」因此作者喊着：「我想召喚具有奇異魔力的韻律，圍攻他（指釋迦牟尼），用符壓住他，把他趕出我的體內，我必須把想像的網扔在他身上，捉住他，解放我自己！」因爲單靠筆墨不能認識一切，孤獨的坐在椅子上也不能解答一切問題，生命的意義由幻象來支持，幻象只有把我們推向蒼白和虛無之中。

四

卡山札基創造了兩個極端的性格，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難題，那就是「生命不朽」的問題。生存中細微的苦樂，瑣碎的談話，硬冷的命題都不重要，人沒有來世，他必須以有限去捕捉永恆。因此，我們又發現書中浮現的另一個形象——那位「偉大的朋友」，爲祖國千萬羣衆的自由而奮鬥的英雄。他也行動——運送食物、衣服、醫藥，以拯救困在高加索山區那五十萬遭受蹂躪的希臘人，那是他的同胞，有血肉相連的關係。所以，他滿懷熱忱，擇善固執。

如果我們行動的目的是爲了投向更崇高的目標，

爲了創造更大的利益，而非受制於本能，那麼生命可以是以自由的。因爲行動已轉成自己的責任，是一個自我意識的具相，而「幸福就是履行自己的責任，責任愈艱鉅，快樂也就愈大。」那位「偉大的朋友」如是認爲。於是，物質和精神之間有了橋梁可通，這不是本能的推動，也非理性的激發，它來自更深的大地，以誠勢良知作爲本質，是「人饑己饑，人溺己溺」，是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」的大善大勇，這樣，生存的光和熱才是真實的。

另一方面，卡山札基也讓書中的「我」從追求「寧靜」、「單純」的路上走出來，讓他正視生命具相的活躍和潑辣，讓他了然通往純粹精神領域依然要配合大地的節奏。佛陀的苦行是一件奇蹟，究竟還有誰能够？所有宗教家往往是虛偽的，甚而比毫無禁忌的人更可恨，更可恥。關於這點，也是卡山札基極力要揭發的，故書中有一段描寫教士們的偽善和心行的分裂，既可笑，復可悲。

生命是真實的，但沒有理由不斷的上演悲劇，儘管它有限制，依然可以跳開原始的對立，找尋融和統一途徑，這或也是作者所欲表明的觀點之一。故書

中的「我」最後投入寫作藝術之中，日以繼夜的描繪左巴盡美盡善的畫像，終於感到自己的靈魂是如此緊密的和左巴的靈魂結合了。由此，卡山札基似也透露了他對藝術的理念，因爲藝術最根本的衝動來自對「永恆」的企求，如果奉獻於永恆之神與真理之神者缺乏血肉生命，藝術必無法存在，完美的真理就是完美的形式，二者當合而爲一。故藝術的本質讓我們超越了生命的悲劇，透過藝術，我們接觸到創生的喜悅，一如智慧的行動者所擁有的幸福，他們共同通往永恆不朽的境域。

五

缺憾的生命不是上帝的錯誤。當人類的第一對父母走出自然之後，人所獲得的不是罪惡或羞恥，而是擁有了尋求自我意識的理由。他們且明白橫展在眼前的將是漫長而幽漆的天涯，萬千種磨難正等待着他們去克服，但他們有讓生命榮耀而崇高的決心，因爲他們是——人。